

人是最高贵的生灵，
因为没有其他任何生灵对这个断言提出异议。

The Silence of Animals

On Progress and
Other Modern Myths



动物的沉默

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英] 约翰·格雷 / 著 许常红 / 译

新华出版社

动物的沉默

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英] 约翰·格雷◎著

许常红◎译

THE SILENCE OF ANIMALS

On Progress and Other

Modern Myth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的沉默：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 (英) 约翰·格雷著；许常红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7

书名原文：The Silence of Animals: On Progress and Other Modern Myths
ISBN 978-7-5166-3346-5

I. ①动… II. ①约… ②许… III. ①主体意识-研究
IV. ①B01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778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0527

The Silence of Animals
Copyright © John Gray,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动物的沉默：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作 者：[英]约翰·格雷 译 者：许常红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黄绪国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30mm×185mm 1/32

印 张：7.37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346-5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远古的混沌	1
进步的呼唤	2
冻结的马匹和满是砖砾的荒原	12
隐形墨水，剥下的人皮和白蚁	28
皇帝的陵寝	36
二乘以二等于五	43
暴君能为你做些什么	57
鱼类哲学和自由主义者	61
纸做的衣服，豪华钢琴和十亿片草叶	66
金融炼金术士	70
人文主义和飞碟	75
第二章 超越思想的尽头	87
弗洛伊德的雪茄和通向涅槃的漫漫长路	88
从幻想到虚构	102

终极虚构	111
快乐，没有你也能过的虚构	115
荣格的雅利安无意识，或者神话的非指	119
不久将来的神话	126
特隆和没有两个下午的历史	132
词语和灰烬	139
无神的神秘主义	147
 第三章 另一种日光.....	157
浸透光线的棱镜	158
动物的沉默	169
参观大英博物馆	177
无限的城市	181
濒死的咳嗽声和绿色的外套	188
失踪之谜	200
站在身边的陌生人	209
 致谢.....	227

第一章 远古的混沌

猿猴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优美得很，也文明得很；尼安德特人却只能在地上居住，粗野不堪。猿猴和平满足，生活富有情趣，时或一边彼此捉虱，一边思考哲学；尼安德特人则迈步走在大地上，心情阴沉，四处挥舞棍棒。猿猴在树顶上玩笑般地看树下的他，朝他身上扔坚果玩。有时猿猴也会突然惊恐不已：它们的食物是水果和幼嫩的植物，吃相很优雅；尼安德特人却生啖血肉，残杀动物和同类。他砍掉本来一直立在那里的树木，移走本来一动不动的石头，违反着丛林里的一切法则和传统。他野蛮，残忍。没有动物的尊严——在高度文明的猿猴看来，这是历史的一次野蛮倒退。

——亚瑟·库斯勒：《正午的黑暗》

进步的呼唤

“凯尔茨（Kayerts）被一条皮带吊在十字架上。显然，他是自己爬到了自己又高又窄的葬身之地上的，然后把皮带的一端绑到十字架上，任身子挂在那里悬空摇荡，脚尖离地面只有两三英寸高：他的双臂僵硬地垂着；似乎是在严肃地立正；但是一侧乌紫色的脸颊滑稽地歪在肩膀上。他肿大的舌头朝自己的常务董事吐着，实在是没有礼貌。”

这个吊死的人是一家比利时公司派到刚果一个偏远地区的两名贸易商之一凯尔茨，另一个贸易商卡里尔是欧洲人。这个地方离最近的贸易站有三百英里远。他们俩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个土著翻译做的。这个

翻译利用部落头领来贸易站的机会，把贸易站的一些工人卖给他们做奴隶交换象牙。凯尔茨和卡里尔一开始还为自己卷入了奴隶贸易感到震惊，但是后来发现这桩买卖利润丰厚，于是也就接受了。干完贸易站交代的任务后，他们俩几乎无事可做，就读一些廉价小说和旧报纸打发日子。这些读物里大肆宣扬“我们的殖民扩张”和“将光明、信仰和商贸带给四处蒙昧之地的文明使者的丰功伟绩”。读着这些报纸，凯尔茨和卡里尔“开始感到自己更了不起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已经完全懒散松懈了。他们期盼的汽船没有如期到来，储备的物资也快用光了。凯尔茨储藏了一些糖块，在争夺糖块的过程中，凯尔茨杀死了卡里尔。绝望之中，凯尔茨决定自杀。就在他把自己吊死在十字架上时，汽船到了。当常务董事下船上岸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已经死去的凯尔茨。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896年写了《进步前哨》（*An Outpost of Progress*），这个故事至少和他后来写的更有名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一样残忍可怕而又发人深省。康拉德描写了凯尔茨是怎样“坐在卡里尔的尸体旁思考；

此时他的思想很活跃，迸发着新的火花。他的旧思想、他的信念、他的喜恶、他所尊重的、他所憎恶的，一切都露出了真面目！可鄙而又幼稚，虚假而又可笑。坐在自己杀死的这个男人身边，他陶醉在自己新的智慧中。”但是凯尔茨原有的信念并未消散殆尽，将他带向死亡的正是他依然相信的东西。“进步正在河里召唤着凯尔茨。进步，文明，一切的美德都在召唤着他。社会在呼唤自己长大了的孩子，照料他，教育他，或者谴责他；他离开了社会，来到一片垃圾场，而社会现在正召唤着他，接受应得的审判。”

1890年时，康拉德曾指挥一艘汽船前往刚果，见证了比利时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他将故事背景放在这个国家，正是利用了他亲身经历的变化。到达刚果时，他确信自己是一个文明人，他意识到了过去的自己到底是什么：“在刚果人面前，我只不过是一只动物。”康拉德所说的“动物”指的是欧洲人，造成上百万刚果人死亡的欧洲人。

很久以前，帝国主义可以推动人类进步的观念就已经声名狼藉了。但是，曾经与帝国连为一体的信仰并未消失，反而四处传播。即便是那些名义上遵从传

统信条的人，也要仰赖对未来的信念才能获得心灵的宁静。历史也许就是一系列的荒谬、悲剧和犯罪；但是每个人都坚持认为，未来仍然要比过去的一切都好。放弃这种希望就会带来绝望，让人陷入凯尔茨那样的精神错乱。

笃信进步有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它能避免我们对自己有太多认识。当凯尔茨和他的同伴冒险进入刚果时，让他们感到陌生的不是当地土著，而恰恰是他们自己。

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像瞎子一样，看到的只有来找他们的人和物（即使对他们了解也很片面），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河流、森林、悸动着生命的大地反倒像一个巨大的虚无。事物在他们面前出现，消失，没有关联，没有目的。河流仿佛无端地流过了某个空间，从那个空间之外，偶尔驶进来几只独木舟，然后独木舟上手持长矛的男人突然又挤进贸易站的院子里。

他们忍受不了所到之地的沉寂：“广阔的大森林绵延不断伸向四面八方，包围着交易站这块微不足道的弹丸之地，藏匿着虚幻人生命运的复杂内涵，在沉寂幽静的洪荒世界里意味深长地漠视着一切。”他们来的时候感到时间是前进的，现在这种感觉却开始慢慢消失。到了故事的末尾，“这些家伙已经为公司效力六个月了（他们已经对‘月’没有什么概念了，总体的时间感也已经模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为进步事业服务了两年以上”。凯尔茨和卡里尔远离了自己习惯的环境，他们失去了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社会照料着这两个人，但不是出于善心，而是出于自身奇异的需求。社会不准他们独立思考，不准他们主动发挥，不准他们偏离常规；一旦违反便以死亡论处。他们只有成为机器才能活下去。”

现代人机器般的状况似乎是一个限制。实际上，它是现代人生存的条件。凯尔茨和卡里尔之所以能作为个体发挥作用，只是因为社会已经将他们塑造完成，直到内心最深处。他们是：

两个无足轻重、无才无能的小人物，他

们的存在只有通过文明大众的严密组织才能体现出来。很少有人会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人格的本质、才能和勇气都只不过表达了他们的一个信念：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勇敢、镇定、自信；情感、原则；每一个伟大或平凡的思想都不属于个体，而是属于大众——盲目相信制度和道德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相信警察与舆论拥有巨大威力的大众。

当这两个人走出了他们习惯了的环境，他们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了。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生活在神话里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的事实。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你在人类前进的伟大行列中就有一席之地。但是，人类当然不是四处盲目前进的。“全人类”是一个由数十亿个体组成的集合，其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唯一的，终极的。但是进步是一个有力的神话。当神话失去了它的力量，那些依赖神话为生的人——如康纳德在描述凯尔茨和卡里尔时所说——“就像终身

监禁的囚犯一样，多年后终于获释，却不知道要自由做什么。”当对未来的信念被夺走之后，他们心中自己的形象也就被夺走了。如果他们选择死亡，那是因为失去信仰之后，他们再也无法赋予生命意义了。

当凯尔茨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吊死了自己。“凯尔茨静静地站在那里。他抬头向上看去；浓雾很低，在头顶上翻滚着。他像迷途者一样四处张望；在飘动的白色薄雾上面，他看见了一个黑色的污迹，一个十字状的污点。正当他跌跌撞撞地向它走去时，贸易站的铃响了，激昂地回应着汽船不耐烦的汽笛声。”就在汽船即将抵达时——同时表明文明依然完好无损——凯尔茨也走到了十字架旁，在死亡中寻得了救赎。

十字架与进步有什么关系？康拉德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是大贸易公司的主席为纪念死去的第一位代理商而竖立的。他以前是一位不成功的画家，“设计了进步前哨，而且亲眼看到它建成”。这个十字架“已经很歪了”，弄得卡里尔每次经过这里都得斜眼看它，于是有一天，他就把它重新埋直了。为了确保牢固，他把整个人都压了上去：“我两只手攀住十字架把自

已悬在上面。十字架一动不动。嗨，我弄得真不错。”

在雾中，凯尔茨感觉是一团黑黑的、脏脏的污迹的东西正是它。他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现代社会本身不断向自己重复的故事里，进步信念和宗教信仰是相互冲突的。在信仰笼罩的黑暗时代，人类生活没有任何发生根本改变的希望。现代科学的到来给人们展现了改善的前景。增长的知识让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使他们从迷失的阴影里走出，步入光明。

实际上，进步的观念并不像现代神话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意义上与宗教相悖。对进步的信仰起源于耶稣（一位不遵从常规的犹太先知，他宣告了世界末日将要到来）的启示，是早期基督教流传后世的思想。不管是对古埃及人还是古希腊人，太阳底下都没有什么新事。人类历史是自然界循环的一部分。印度教、佛教、道教、本神道教都是如此，希伯来语《圣经》中成文较早的部分也是如此。基督教——这门由圣保罗根据耶稣的生平和教诲发明的宗教——创造出了对人类事务可能发生根本转折的期望，从而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现实中，人类生活与以往并无多大变化。如华莱士·史提文斯所写：

她听到，一个声音落在水面上
静静无声响
那声音喊道，在巴勒斯坦的坟墓
不是鬼魂徘徊的柱廊，
而是耶稣的墓穴，他在那里躺着

我们生活在太阳下古老的混沌中央。

最初基督徒们真的期待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精神转变的隐喻。然而转变还是在对未来的希望中发生了。但是如同四季一连串的周而复始，历史逐渐被当成了偿还和救赎的故事，而在现代，救赎被等同于知识和权利的增长——像那个让凯尔茨和卡里尔来到刚果的神话。

当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利用他在刚果的经历作为素材时，他并不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偏远地区的野蛮人的故事。叙述者是在停泊于泰晤士河口的一艘快艇上讲述这个故事的：康拉德在书中暗示，野蛮

并不是生命的原始形式，而是文明的病态发展。同样的思想也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间谍》（*The Secret Agent*）中出现。这是一本以恐怖和阴谋为主题的小说，背景是伦敦。主人公，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者的教授，在大衣里藏了一枚炸弹到处旅行，打算一旦被捕就引爆。他希望人们相信，人类已经被本质上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政府腐化了。但是，康拉德认为，被犯罪腐化的不仅仅是政府。所有的人类制度——家庭和教会、警察机关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犯罪污染了。用制度的腐败来解释人类的堕落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受制于腐败的制度？很明显，答案在于人类这种动物本身。

康拉德向我们描述了教授与真理斗争的过程：“他站在一条笔直的长街上，身边挤满了人，而这只是为数众多的人类的一小部分；在他的四周，人越聚越多，一直到了被巨大的砖堆遮蔽的地平线的尽头。从数目上，他感觉到了人类的力量。他们蜂拥而至，繁多如蝗虫，勤勉如蚂蚁，而又像自然之力一样没有思想，盲目而有序地向前推进，全神贯注，对情感、法律乃至恐怖活动都无动于衷。”

教授继续梦想着未来，梦想着人类未来的新生。但是他真正热爱的却是毁灭。“这位不可腐蚀的教授把眼光从可憎的人群中移开，继续向前走着。他没有未来。他鄙视未来。他是一种力。他的思想拥抱着毁灭的意象。他继续走着，那么虚弱，无足轻重，寒酸，悲惨——又令人厌憎地、天真地、疯狂地、绝望地呼唤着世界的重生。”如果凯尔茨上吊是因为不再相信进步，那么教授准备杀死他人和自己就是为了表明，他对未来还有信心。

进步神话为接受它的人的生活投下了一丝意义的影子。凯尔茨、卡里尔，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从未做下什么称得上有意义的事。但是，他们对进步的信仰，让他们自己的小算盘仿佛也成了千年大计的一部分。只有在惨死那一刻，他们才获得了活着时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彻底的徒劳。

冻结的马匹和满是砖砾的荒原

1943年10月初，当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作为英国情报机关军官到达那不勒斯时，他看